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s face and upper bod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She has dark hair styled in a high bun with a decorative tassel. She is wearing a blue garment with yellow and white patterns.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textured orange.

宣太后传奇

刘万里 著



宣太后传奇

刘万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宣太后传奇 / 刘万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94-3622-1

I. ①宣…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3729 号

宣太后传奇

刘万里 著

策 划 人 常晓鹏

策划出品 册府文化

责任编辑 唐 婧

装帧设计 土 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长沙三仁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8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94 - 3622 - 1

定 价 6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两个男人的战争	〇〇一
第二章 情窦初开	〇一一
第三章 为爱私奔	〇二一
第四章 初入王宫	〇三一
第五章 安胎圣药	〇四二
第六章 戴罪立功	〇五二
第七章 相互残杀，一场阴谋	〇七〇
第八章 合纵联盟 重逢	〇八五
第九章 逃离	一〇〇
第十章 陷害	一一二
第十一章 暗杀	一二三
第十二章 被逼离开秦国	一三四
第十三章 燕国遇故人	一四一
第十四章 秦武王举鼎而亡	一四九
第十五章 牟八子离开燕国去义渠	一五三
第十六章 送太子回秦国	一五九
第十七章 去义渠	一六六
第十八章 生死宴会	一七三
第十九章 甘茂出走	一八〇
第二十章 去宋国	一九〇
第二十一章 兵变	二〇一
第二十二章 远走	二一〇

第二十三章	逐鹿中原	二一六
第二十四章	诱骗楚怀王入关	二二四
第二十五章	较量	二三一
第二十六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	二三七
第二十七章	心理阴影	二四九
第二十八章	庆功大会	二六〇
第二十九章	谋杀	二六七
第三十章	反楚	二八一
第三十一章	苏秦齐国遇刺	二九三
第三十二章	和氏璧	三〇〇
第三十三章	甘泉宫诱杀义渠王	三〇五
第三十四章	出家	三一二
第三十五章	范雎入秦	三一九
第三十六章	炼长生不老的仙丹	三二六
第三十七章	被迫退位	三三〇
第三十八章	尾声	三三五



第一章 两个男人的战争

瓢泼大雨，电闪雷鸣。

闪电如一条惊龙在楚国的都城上空遨游，“啪”的一声四分五裂，大地在颤抖，街道上雨水变成了一条河，一条又一条雨水汇集成滚滚浑浊的河流流向江河，江河暴涨，如万马奔腾。

王宫里异常安静，突然传出哭声一片。

楚宣王驾崩了。

离王宫不远的半府，一个女人在鬼哭狼嚎，她的男人半邑在房外转来转去，不时朝卧室内张望半天，他的夫人向氏要生了，他听到了夫人向氏撕心裂肺的喊叫，那叫声如刀如剑刮着他的心，一点一点，慢慢地刮着。终于，他听到婴儿的哭声。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知道是夫人生了。

“老爷，夫人生了，是个千金。”丫鬟出来通报。

半邑“哦”了一声，闷闷不乐地走了。

半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是他的这个女儿，后来成了秦国的太后，也是掌控秦国四十多年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宣太后。

半邑刚开始不太喜欢这个女儿，她生下来像个毛孩子，长相又丑，让人连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他就随便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半八子。后来他发觉半八子越长越漂亮，而且聪明伶俐，心里慢慢开始接受她了。

半八子三岁时，她母亲向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半邑这次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半邑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半戎。

半八子六岁这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父亲半邑不在家，她跟弟弟半戎在院子里玩耍，她的衣服弄脏了。她悄悄推开父母的卧室的门，看见母亲跟一个男人赤条条地躺在一起。她看了半天，好奇地问：“你们在干吗啊？”母亲和那男人开始慌慌张张

地穿衣服。那个男人她认识，他叫魏森，曾经带她和母亲一块出去游玩过。母亲跟魏森在一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脸上总是挂满笑。她很少看见母亲在父亲半邑面前这样笑过。

魏森摸了摸半八子的头说：“下次我带你出去吃好东西，这事别告诉你父亲，好吗？”

半八子虽点了点头，但她心里对母亲和魏森充满了憎恨，这一幕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

魏森望了向氏一眼，匆匆走了。

后来，半八子无意之中还是把这事告诉给了父亲。这是第二年的开春，向氏又生了一个男孩，半邑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但向氏不同意，她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听你的，这次你就依我一回吧，孩子名字叫半魏冉，小名就叫魏冉。”半邑只好点了点头。

这时，半八子进来了，半邑高兴地带她去城里玩。半八子就无意说起母亲跟魏森躺在床上的事情。半邑大吃一惊，问道：“你看清了？”半八子说：“那男人没穿衣服，我认出了他就是魏森。”半邑一下瘫坐在地上，他顿时明白了向氏为啥要给孩子起名叫魏冉，这其中一定有隐情。别人都已知道了，他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向氏外面有人，向氏的相好就是魏森。以前他听别人私下悄悄给他说过，向氏和魏森曾经是恋人关系，但他不以为然，毕竟那是过去的事了，他相信向氏。如今看来，半八子、魏冉和半戎是不是他亲生的都很难说了。半邑气冲冲地跑回家，他抓起向氏的衣服说：“我问你，半八子、半戎和魏冉是不是我的种？”

向氏知道半邑知道了一切，她嚤嚤地哭了。

“他们到底是不是魏森的种？再不说，我打算休了你。”半邑大声吼道。

向氏依然嚤嚤哭着。

“从今以后，你滚出半府——”半邑歇斯底里地说。

“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们母女和母子吧。事到如今，我也不隐瞒你了，半八子和半戎是我们亲生的，只有魏冉不是。事后我也知道自己错了，我现在之所以跟魏森断绝关系、不再往来，就是因为想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

半邑拂袖而去，他要去找魏森算账。魏森睡了他的老婆不说，更让人生气的是向氏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半邑咽不下这口气。

半邑冲进魏府，拔出剑指着魏森说：“今天我要杀了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魏森知道半邑来找他的原因，他故意装糊涂。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勾引我的老婆。”半邑气得脸红脖子粗。

“向氏本来就是我的女人，我跟向氏从小两情相悦，谁人不知？只因我家境不好，是向氏迫于父母的苦苦强逼才嫁给你的。如果不是你……”魏森讥笑着说。

“气死我了。”半邑挥剑就朝魏森刺去。魏森一闪，拔出剑迎了上去，两剑相撞，冒出火花。

魏森挑衅地说：“干脆我们今天做个了断，你敢不敢比武？你输了，就把向氏给我……”

半邑鼻子一哼，说：“如果我赢了呢？”

“我离开楚国，永不回楚国。”

“好，看招。”半邑剑一挥，一招长虹贯日朝魏森刺去，突然乌云滚滚，狂风大作，地上的树叶被卷起漫天飞舞。

魏森气沉丹田，大喝一声，树叶被卷了起来，在空中形成一个漩涡。突然树静风止，树叶哗哗落了下来。魏森看着半邑的剑直奔自己的咽喉而来，他头一仰，手中的剑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半邑的一缕头发飘落了下来。

两人战了十几个回合也不分胜负，半邑已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他知道再这样打下去，自己必将吃亏。他虚晃一剑，跳到一边，手一扬说：“这样打下去，难分胜负，要不我们找楚威王评评理，你看如何？不过，我量你没这个胆。”

“去就去，难道我还怕你不成？”魏森说。

两人来到王宫，楚威王说：“你们找寡人有何事？”

半邑就把魏森和向氏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楚威王板着脸，扬了扬手说，“这是你们的私事，你们私下解决，寡人不好插手。”

两人倒退几步，准备告退。

“慢！”楚威王说，“男人要以天下社稷为重，寡人看你们很有闲心，寡人也知道你们从小习武，对兵法颇有研究，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两人战战兢兢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楚威王说：“本来楚国和越王无疆商量好一起进攻齐国，但因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在中间挑拨，齐国便和越王讲和，一起进攻楚国。这倒罢了，齐威王与魏惠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王位，并相约合力讨伐楚国。此事让寡人极为愤怒，所以寡人已任命景翠为楚军统帅，先去攻打越国，然后再去消灭齐国与魏国。你们两人现在就去景翠那里报到吧。”

“大王，现在吗？”毕邑说。

“是的，寡人刚才已命令统帅景翠他们立即动身，现在赶上去还来得及。”楚威王递给他们一道手谕说。

两人接入手谕后，倒退着退了下去，然后立即快马加鞭地去追赶景翠的大军。毕邑一路走一路都在想：景翠是我的大舅，等到了军营，再寻找合适的机会来报复魏森。几个时辰后，他们终于追上了景翠的大军。

“你们怎么来了？”景翠望着毕邑说，“我答应过你父亲，不让你上战场。”

毕邑递上楚威王的手谕说：“大舅，我们特来报到的。”然后指着魏森说：“都怪他！”

景翠看了看楚威王的手谕说：“既然楚威王已答应了，我也没办法了，既来之则安之。说实话，你们来得正好，我这也缺将才。你们大概也知道我们这次行军的目的吧？”

“攻打越国，然后再去消灭齐国与魏国。”魏森说。

“你对越国国王无疆有什么看法和意见？”景翠望着魏森说。

“这个越王无疆，他是勾践六世孙，如今虽然越国日渐衰弱，但越王是个有野心的人，为人狂妄，”魏森说：“如今他两面发兵向北攻打齐国，向西攻打楚国，想以此与中原各国争胜，巩固自己的地位。越王这样做，走的是一步险棋，一旦失败，越国将衰败，搞不好就会亡国。”

景翠微微一笑道：“你分析得有道理。”

毕邑不屑地说：“这个道理连三岁小孩都懂。”

这时副将唐昧和庄蹻走了过来，景翠说：“你们来得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魏森和毕邑，他们是楚王钦点的大将。”

唐昧和庄蹻拱了拱手，算是打过招呼了。

景翠就命令唐昧和庄蹻带领五千人马，为第一队先行，连夜赶往中龙山。毕邑和魏森二人领兵五千，毕邑为主将，魏森为副将，作为第二队随时接应。四人领令去了。景翠率领大军就地驻扎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出发。

唐昧和庄蹻立即带领人马出发了，毕邑和魏森领兵相隔几十里路。毕邑故意放慢了行军的速度，他一路上都在琢磨如何报复魏森，他已想了各种办法，但都一一否定了，总觉得欠妥。他认为要做就要做得干净漂亮，不留一点蛛丝马迹。

第二天，前方探子来报，唐昧和庄蹻带领的人马陷入了越军的包围，伤亡惨重。毕邑听了大吃一惊，就在他发愣时，唐昧已派人来请求支援。

魏森说：“我建议我们各带一队人马，从左右反包围上去，杀开一条血路，然后解

救唐昧和庄蹻，带他们冲出重围。”

半邑鼻子一哼，说道：“你要知道，我是主将，你是副将，一切行动听我的，否则我可以先斩后奏。”

“要不我们先通报景翠大将军……”

半邑打断魏森的话说：“战场瞬息万变，我们要抓住机会，等你通报完毕，恐怕我们就错过战机了。我现在命令你带一千人马，翻过虎啸山，绕到越军后面，切断他们的退路，而我从正面杀过去。”

魏森说：“这样欠妥，虎啸山是越军的地盘，山高林密，听说山下驻扎了大量越军，一千人马是不是太少了？再说来回迂回几百里，士兵们身体恐怕受不了，别说打仗，累都要累死……”

半邑拍着桌子说：“你敢违抗命令！来人，拖出去斩了！”

魏森拱了拱手说：“我只是建议，小的遵命就是。”

半邑望着魏森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丝笑，他知道魏森这次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

魏森连夜带着一千人马出发，他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这是半邑在故意刁难他，也明白这次凶多吉少，违抗命令是死，去增援也是死，何况这不是去增援，而是将自己送入虎口，让越军蚕食。魏森越想心里越难受，他不由得想起了向氏，他俩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情相悦。魏森长大后托人向向家提亲，但遭到向氏父母的反对。他们嫌魏森家境不好，早已为女儿物色了王宫贵族中的一位公子半邑。向氏迫于父母的苦苦强逼才嫁给了半邑。在成亲的前一夜，魏森想带向氏私奔，但向氏有点胆怯。魏森见向氏犹豫不决，只好作罢，两人拥抱哭泣到天亮。就在这一夜，向氏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他，这是魏森一辈子都无法忘掉的美好回忆。那晚树林里很寂静，挂着习习微风，月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斑月光，有几点落在向氏的脸上，落在她雪白的身体上……第二天，向氏嫁给了半邑，魏森离家出走了。他去了云梦山，拜鬼谷子为师学艺，后在相国推荐下在楚国暂时做了一个小官。当时楚王对他的才能还持怀疑态度，在观望中，或者更多地说他对魏森的师傅鬼谷子有成见，所以魏森在楚国一直得不到重用。后来魏国和齐国发生了马陵之战，这场战役其实就是鬼谷子的两个弟子孙臆和庞涓之间的较量。楚威王也耳闻了，他知道这将是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将会永远载于史册，于是他改变了对鬼谷子的成见，几次想请鬼谷子出山为楚国出谋划策，但都被鬼谷子婉言拒绝了。这次楚威王之所以让魏森出兵就是想看看他的能力。

经过急行军，魏森来到了虎啸山的北面，这里峰峦叠嶂，林木葱郁，峡谷幽深，

云雾缭绕，给人神秘莫测之感。士兵们翻山越岭，在山里钻来钻去已疲惫不堪，信心开始动摇，有的士兵趁机偷偷溜走了。魏淼开始给大家鼓气，讲鬼谷子传授给他的那些道理，最后他说：“相信我，我一定会带着大家活着回来的。大家原地休息吧。”

第二天，魏淼带着大家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转来转去，他们迷路了，按照预定的时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到了，看来只有等死了。魏淼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先把士兵们带出山再说。他们像无头的苍蝇在山里转了几天，干粮也没了，好在山上野果很多，士兵们就以野果充饥。

魏淼心思重重地爬上山峦，他看见山下驻扎了很多帐篷，战旗飘飘。他仔细辨认了一下，原来是越军的大本营。魏淼大喜，带着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情况。

一个士兵说：“我们绕道吧，这么多越军。”

魏淼说：“送上嘴的肥肉，岂能不吃？”

“越军数量至少是我们的二十倍，跟他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魏淼笑了笑，“到时你就明白了，我们将杀得越军片甲不留，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越王无疆也在这里，趁机可以活捉他。只要活捉了越王，我们就是头功了，每个人都有赏钱。”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情开玩笑。”士兵垂头丧气地说。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魏淼严肃地说。

魏淼带着士兵在山里又猫了两天，直到第三天，魏淼说：“通过对天象的观察，今晚半夜时有大风，大家做好准备，今晚就行动。”接下来，魏淼把工作做了分工。半夜时分，果然起风了，两百弓箭手把火箭从东西两个方向射向越军的帐篷和粮草，火在大风的吹拂下，一会儿便熊熊燃烧起来。火光映红了天，越军惊慌失措、四处乱跑，埋伏在暗处的弓弩手纷纷射箭，越军倒下一片。接着四周又响起了楚军进攻的鼓声，兵败如山倒，越军慌不择路，有的被战马踩死，有的被拥挤的人踩死……

魏淼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几个人的掩护下，朝东奔去。他隐隐听到有人在喊“保护好大王！”魏淼心想：难道那人就是越王无疆？魏淼带着几个人快马追了上去，他一边追一边放箭，几个随从掉了马，被赶来的楚军杀死了。魏淼继续追赶，他拔出箭瞄准了马，手一松，“嗖”的一声射在了马屁股上，马扬起长蹄惊叫一声，把那人从马上摔了下来。赶上来的楚军活捉了那人，从他身上和携带的布袋里搜出了玉佩令牌和大印什么的，说道：“这一定是个大官。”

魏淼望着那人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越王无疆！当然，你不会承认的，不过没

关系，我们会把你押回楚国，会有人认识你的。”

“我不是越王无疆。”

“请问，这些玉佩令牌和大印什么的，怎么在你身上？”魏淼厉声说。

“这……这……”

“别装了，我知道你就是越王无疆。”

“我就是越王无疆，有本事放了我，别玩阴的，我们好好打一场。”

“好不容易抓住了你，我怎么会放了你呢？”魏淼仰天哈哈一笑，“你终于承认你就是越王，把他押回去，送给楚王。”

魏淼押着越王回楚，路上遇见了景翠率领的大军，原来景翠率领大军解救了唐昧和庄蹻后，立即成功地对越军实行了反包围，痛歼了越军。

魏淼拱了拱手说：“禀报大将军，我们活捉了越王。”

景翠大吃一惊，跳下马，望着越王说：“果然是越王。”他用赞许的目光望着魏淼说：“不错，我会在楚王面前给你请头功的。”

半邑的表情很难看，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面露微笑说：“禀报大将军，是我派魏淼去偷袭越王的……”

“这功劳也有你一份。”景翠说。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到金陵邑，占领越国。”半邑说。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活捉了越王，占领金陵邑，楚王一定会高兴的。”

景翠率领的大军包围了长江边的金陵邑，越军见越王被捉，均知大势已去，无心恋战，于是开城门投了降。

景翠率领的大军凯旋，楚威王亲自出城来迎接。魏淼在人群中看见了向氏，向氏也看见了他，两人相视一笑。他想过去跟她打声招呼，但半邑就在他身边，他只好装作没看见，径直走了。

为了庆功，楚威王大摆宴席，犒劳三军，一一奖赏。当楚威王知道是魏淼孤军深入活捉了越王时，顿时对魏淼刮目相看，心想“鬼谷子的弟子就是不一般啊”。

宴席完毕，楚威王又把景翠和魏淼请到王宫叙旧。

楚威王对魏淼说：“这次活捉越王，你算头功啊！”

魏淼怕景翠不高兴，连忙说：“大王，要说头功，得给景翠大将军，是他领导和指挥有方，我们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才能活捉越王。”

景翠摸着胡须微笑不语。

楚威王哈哈大笑，说道：“我现在任命你为景翠大将军的军师，你们两人好好配合。后面还有更大的行动等着你们去完成。”楚威王话题突然一转，“要不你去云梦山，请你师傅鬼谷子先生出山？”

魏淼拱了拱手说：“禀告大王，我听说鬼谷子最近身体不适，行动不便，恐怕……”

楚威王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回头再说。”

景翠插嘴说：“大王，我听人说越国的金陵邑——不好意思，说错了，它现在是楚国的金陵邑，有王气，有天子气，有帝王气……如果迁都到金陵邑，楚国必将兴旺发达、欣欣向荣。”

楚威王说：“你听谁说的？”

景翠本想说是听秦国和齐国几位风水大师说的，但他又怕楚威王多疑，怀疑他私下跟秦国和齐国有往来，只好说：“回大王，我也是无意间听人说的。”

魏淼说：“我听我师傅鬼谷子说过，金陵邑确实有王气……”

楚威王来了兴趣，笑着说：“你师傅是怎么说的？”

魏淼侃侃而谈：“鬼谷子先生说，风水的全部内容就是一个字‘气’——‘天地之气’。有‘气’才能‘无中生有’，才有‘万物’，才有‘变化’。‘气’有瑞煞之分，有的气势如虹，气脉相连；有的死气沉沉，经脉闭塞。瑞气使人兴盛发达，富贵一生；煞气郁集则子孙贫困，甚至断子绝孙。王气又叫天子气、帝王气，是瑞气中最高贵、最难得的一种。王气与天地相通，上天入地，出神入化；在天则主宰宇宙，在地则统治人间，得王气者，得江山……”

楚威王说：“这么说，难道我们真要迁都吗？”

魏淼说：“现在谈迁都之事还太早。”

“为什么？”

“金陵邑确乃一个风水宝地，但它的‘气’很诡异，一不小心这‘气’就跑了，必须要想办法镇住王气。”

楚威王急了问：“如何镇王气？”

魏淼说：“我听我师傅鬼谷子先生说过，要镇金陵邑的王气，就必须埋黄金镇王气，这样就把王气永远留住了……我也去金陵邑看过，埋金的地点放在龙湾最合适不过。”

楚威王沉思了半天，四周看了看，然后说：“这件事寡人就交给你们去办理，不要让外人知道。明天寡人亲自陪同你们去金陵邑看看。”

第二天，楚威王带着一马车黄金和一队人马朝金陵邑出发，景翠和魏淼前后护驾。

楚威王到达金陵邑后，站在清凉山上向西北方望去，看到庐龙山有一股紫气直射玉皇大帝所在的北斗星方向，光芒怪异，如点了蜡烛，把天际都照亮了。魏淼说：“这可能就是王气，山里埋有宝剑，地下可能还有宝。在有王气的地方埋金，以镇压之。大王你看庐龙山紧靠江边，所以埋金地点选在龙湾最好。”

楚威王说：“好，就照你说的去做吧。”

魏淼吞吞吐吐地说：“鬼谷子先生还说过，庐龙山王气太重，物极必反，所以先让人凿泄庐龙山的王气。”

“山哪是好凿的？”

“我自有办法。大王可对外谎称在庐龙山四周埋了金人，谁挖到谁拿走。当地老百姓发财心切，听说后一定会纷纷赶到庐龙山的四周，胡乱挖凿。为了迷惑老百姓，我们再进行让人散布谣言，称金人埋在山前、山后、山南、山北四个地方，这正是古代术士泄王气必选的‘四维’。老百姓挖山热情一定会更加高涨，这样庐龙山就会凿得到处是窟窿，泄王气的目的就达到了。为求得一国之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也值啊。”

楚王决定按此计行事。果不其然，发财心切的人纷纷赶到庐龙山的四周，胡乱挖凿，庐龙山凿得到处是窟窿，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挖到。

魏淼的计谋真是高明极了，但最早的风水事件其实是桩千古骗局。今天可以见到的庐龙山与马鞍山原本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山。据说就是因为楚威王的这个决定，这座山被老百姓挖断，形成了如今的两座山。

一切按计划行事，魏淼在龙湾勘探好了位置，然后派人看守，半夜秘密轮流挖坑，挖了几十米深的坑。月圆时分，在楚威王的见证下，魏淼和景翠把纯金的金人、金马、金牛和金条等埋进了坑里，然后填土，填平，盖上树叶，恢复当初的样子，不知晓此事的人看不出有一丝痕迹。

忙完埋金镇王气后，楚威王满意地离开金陵邑，他在准备一场更大的战争。

半邑没参加这次神秘行动，他的心里很难受，因为这魏淼在楚威王心里的位置已超过他了，他对魏淼充满了嫉妒和恨。其实，魏淼的行动他一直关注着，他还暗地里收买了一个士兵，监视着魏淼的一举一动。埋金镇王气的事，半邑也耳闻了。为了打探事情的真假，他晚上故意灌醉了大舅景翠，景翠无意之中说漏了嘴，把埋真金的事说了出来。半邑又问具体的埋金位置，景翠死活都不肯说出来。

半邑又找到那个士兵，那个士兵参与了挖坑行动。然后，半邑带着几个心腹悄悄赶到了金陵邑，找到大概位置，胡乱挖了几几天几夜，终于找到了坑道。他们顺着坑道挖，



又挖了几天几夜，终于挖到了金人、金马、金牛和金条等宝物。

半邑把宝物收藏起来说：“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等回去后，我们大家平分吧。”

大家点了点头。

行走到半路，半邑买了一坛酒和几只烧鸡。他悄悄在酒里下了药，等他们喝完酒、吃了烧鸡后，士兵个个如死人一般躺在地上，半邑拔出刀趁机杀了他们。

半邑独吞了这些价值连城的黄金。

半邑又写了一封检举奏折给楚威王，说魏森挖庐龙山泄王气，是为了挖断龙脉，金陵邑埋金镇王气是无稽之谈，魏森的目的在于得到这批黄金。楚威王听信他的谗言，立即派人去抓魏森。

有人给魏森通风报信，魏森刚开始不信，坚持身正不怕影子斜。经不住朋友劝说，他自己也掂量了一下，觉得这种事解释不清楚，等解释清楚时说不定脑袋就搬家了。想来想去，最后他从后门逃跑了。魏森知道楚国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他决定去秦国。

魏森前脚刚走，楚威王亲自带人包围了魏府，士兵在魏森的府上搜出了一个金人。这个金人，楚威王认得，就是埋在金陵邑地下的金人之一。

第二章 情窦初开

芈八子十一岁那年，楚威王得急病突然驾崩了，楚怀王熊槐继位。

祸不单行，就在这一年，芈八子的父亲芈邑也得疾病死了。芈邑临死前，给了向氏一个金人，他说：“我最放不下的就是你和儿女，有了这个金人，你们下辈子就不用愁了。”向氏正要问这金人是从哪里来的，芈邑就断了气。向氏扑在芈邑身上伤心痛哭了一场，毕竟两人夫妻一场，好歹也有点感情。

掩埋了芈邑后，向氏的情绪一度低落，她自己也很奇怪，心里总是有意无意之间想到魏淼，也不知道他现在如何。每天晚上，她就躺在床上回忆跟魏淼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时他们多么相爱，可命运总是这么捉弄人，相爱的人却无法走到一起。想到如今丈夫又死了，还有几个没成年的孩子，今后的生活怎么过啊！她越想越伤心。

一年后，向氏收到了魏淼的书信，魏淼在信中叙说了他的思念，希望她能带着她的孩子到秦国来，他在秦国等他，然后两人重新开始新生活。向氏流着泪把这封信看了无数遍，最后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楚国去秦国。

向氏问芈八子：“我想带你们去秦国，你们愿意吗？”

芈八子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整天看着母亲愁眉苦脸，很想为母亲分担点什么。只要母亲高兴，她就高兴，她愿意为母亲承担一切，也许换一个环境，母亲的精神状态能好点。她爽快地说：“好啊，我也想去秦国。”

向氏收拾完行李，包了一辆马车，带着芈八子、芈戎和魏冉，还有个亲戚的小孩叫向寿一起走。向寿的父母都死了，是个孤儿，向氏看他可怜就带上了他。

经过几天行走，她们来到了龙虎山，这里山高林密，云雾缭绕，溪声潺潺。向氏说：“我们先休息下吧，吃点干粮，一鼓作气穿过这大山。如今世道不太平，我担心山里有强盗。”马夫一听说有强盗，死活不肯走了。向氏提出加双倍的钱马夫才勉强同意。马夫催马扬鞭，想一口气穿过这条山谷。突然马惊叫一声，从树林里窜出一伙五大三

粗的人围住了马车，他们个个满脸横肉，手中的刀闪着寒光，为首的强盗脸上有个刀疤。刀疤男喝道：“车上什么人，快快下来受死。”

几个孩子吓得浑身颤抖。向氏心里有点害怕，但在孩子们面前，她不能露出半点胆怯的样子。她跳下马车，故意装作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大声吓唬他们说：“你们吃了豹子胆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小心我让你们的脑袋搬家！”

刀疤男一怔，看了向氏半天，仰天长笑，“我管你是谁，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他刀一挥，杀了马夫。几个强盗冲上马车，拖出几个孩子。聶戎和向寿吓得哭了起来。

“别哭，再哭就杀了你们。”刀疤男喝道。

聶戎和向寿停止了哭泣。

向氏说：“别为难孩子，有本事就冲我来。”

“这娘们，长得不错，抓到山上让弟兄们乐乐活活。”一个强盗说。

刀疤男走上去，头一歪，斜眼望着向氏身后的聶八子说：“这个小姑娘也长得不错，一块带上山。”刀疤男头又一歪，指着聶戎、向寿和魏冉说：“把这三个兔崽子杀了。”

向氏跪了下去，乞求道：“我求求你们，只要你们放过这几个孩子，我什么都答应你们。只要你们放了他们，我给你们一大笔钱。”

刀疤男得意地说：“钱呢？”

一个强盗从马车上搜出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惊叫起来，睁大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金……金……”

“我们发财了。”另一个强盗说。

刀疤男一把抓过袋子，哈哈笑了起来：“把女的带走，男孩子全杀了。”

向氏扑了上去，双手抓破了刀疤男的脸，刀疤男推开向氏，顺手扇了她两巴掌：“再不听话，我连你也杀了。”

几个强盗按住三个男孩，他们哭叫着。

一个强盗举起了刀，脸上露出阴险的笑。

“——不要，我求求你们放了他们……”向氏喊叫着，声音有点嘶哑。

聶八子默默流着泪，她闭上眼睛不敢看。她听到了风声和树林里沙沙的响动，接着她听到了惨叫声，她睁开眼睛，看见聶戎、向寿和魏冉的身边躺着几个强盗，聶戎、向寿和魏冉完好无缺，一个威武的年轻英俊的男子站在她的面前，望着她微微一笑。聶八子的心开始怦怦地跳，她也曾幻想过未来丈夫的模样，而这位英俊的男子正是她心目中那个。她的脸红了，心跳得更加快了，她怀疑自己在做梦，神情有点恍惚。